

S 01296

黃公渚選注

兩漢金石文選評注



香港太平書局出版

黃公渚選注

兩漢金石文選評注

香港太平書局出版

兩漢金石文選評注

黃公渚 選注

出版發行：太

平

書

局

(香港雲咸街勝利大廈三〇二室)

經售處：各

大

書

局

承印者：大光影版印刷公司

(九龍欖樹街十九號十二樓)

定價：港

幣

元

角

正

(一九六六年一月版)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緒言

文章有傳世壽世之分；金石之文，尤與金石同壽；故作者於下筆時，必有空前絕後之想，非苟焉而已也。故爲金石文章者，人不必舒向卿雲，而要有金玉黼黻之才；時不必虞夏商周，而要有渾渾灑灑之氣；有是才，有是氣，而後縱筆所至，無不合矩；長至數千言，短或百餘字；字皆有律，有度；辭皆有倫，有脊；可以動天地，泣鬼神，固非輕才諷說之徒所能勝也。昔者齊桓公行而失道，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。樊遲請學稼，孔子使問之老農。韓昌黎曰：「馬之知不賢於夷吾，農之能不聖於仲尼，然且云爾者，聖賢之能多，農馬之知專也。」余謂金石之文，亦惟其專而已矣。

自來金石考據家，惟專力於訓釋，不及文章之工拙；夫固謂字義明而文理

自明，不煩辭費也。然此可爲洞悉金石文章體例者道，否則何足以語此。況今日之學爲古文者，莫非取途於曾氏之經史百家雜鈔，姚氏之古文辭類纂而已。抑知自昭明文選而下，歷代選集中，未有采及金石者，豈以金石爲不足貴哉？良由金石文字，類皆周秦古文，詰屈難讀。非精通周秦古文，無以下筆。由是金石文章，遂沈霾至今而不顯。自近儒李氏兆洛駢體文鈔，吳氏闡生漢碑文範二書出後，今人始稍稍有研求金石古文者。吳氏闡生，今代之熟於金石體例者也。其論曰：「文章之事，以金石爲最重，其體亦最難，自退之韓氏而外，殆莫有能爲之者。柳州猶不失法度。歐公而後，則盡蔑古初，率意自爲，名爲誌銘，筆勢與他文無異。三蘇不喜爲碑刻，世亦知其不工，於是獨歐公碑銘至多，而尤擅大名。吾嘗謂歐公所爲碑文，皆論序傳狀類耳，實於金石體裁無與。夫文各有體要，今序書傳而用箴頌，作章奏而仿歌詩，可乎？歐公銘誌之文，何以異是？」又曰：「三代以上，銘功德於彝鼎，其辭尙簡；今存者雖多，而不盡可識。石刻之文，惟岐陽之鼓，後世亦未

能盡解。秦皇崛起，褒功立石，皆丞相斯爲之，原本雅頌，一變而爲金石之體；法律森嚴，足以範圍百世。後儒或以爲破除詩書，自我作古者非也。事未有無法而可自立者，彼李斯寧獨異哉？繼斯而作者則孟堅、燕然山銘，皆軒天拔地，壁立萬仞，豈獨二子才雄？抑金石之作，其道固如是也。」按吳氏謂金石文章皆有法度，是誠有識。余謂古文文皆有法，不獨金石爲然。特金石之文，其法尤謹嚴縝密，駕乎其他之上。故欲研求文法者，舍金石文字外，無他道也。

金石之文，皆銘也；兩漢碑石，則有序有銘。陸士衡曰：「銘貴博約而溫潤。」劉彥和曰：「銘兼褒讚，體貴弘潤，取事必覈以辨，摛文必簡而深。」二氏之言，可謂灼知銘辭體要者矣。是故金石之文，其體雖限於銘辭一種，要其文皆溫潤簡辨，無有出其右者。至其序世系爵里卒葬年月，莫不按部就班，斟酌有法，實爲史漢敘傳所自昉也。

柳子厚論文之言曰：「近古而尤壯麗，莫如漢之西京。」翁氏方綱曰：「夫

東漢之文，音情藻采，過於西漢，而柳子厚獨以壯麗推西漢何哉？有虞氏之泰尊，夏后氏之山壘，殷之著，周之犧尊，灌尊，夏后氏以雞彝，殷以斚，周以黃目，由質而文，固其勢也。故曰公侯之有冠禮，夏之末造也。黃山谷亦云：「以古人爲師，以質厚爲本。」（兩漢金石記序）故東漢之藻采，雖不如西漢之質厚，而皆有古人師法，則一也。銘辭師法之古者，莫如斯相。試取東漢諸碑讀之，何一不與始皇諸石刻相合乎？故作碑銘者曰：以斯相爲師，無寧曰以法爲師耳。

兩漢金石，選辭皆刺取六藝；六藝稱讚當代士大夫，必不溢美；而兩漢經行修明之士，一皆服誦六藝，與六藝不甚相遠。故作者選辭刺取六藝，亦猶前人之稱讚當代士大夫，皆實錄也。蔡中郎曰：「吾爲碑銘多矣，皆有慙色，唯於郭有道無慙色。」此蓋中郎有激而言。若謂碑銘中人皆色取君子，度中郎不如是之誣妄也。

漢碑造句，皆自我作古。雖運用經典，實皆脫去經典科臼。大氏祖述斯相。斯

相石刻，自以杜造詩書爲能事。漢碑作者，亦復如是。故欲執詩書原文以繩漢碑，不可也；然竟離絕詩書而讀漢碑，亦不可也。漢碑作者，但取詩書之神似，而去其皮相。雖句句與詩書不合，實則無一非詩書也。蓋漢人雖專名一經，而皆胸中爛熟羣經。故其文章皆有經籍光氣，非獨碑銘然也。

文之有法度者，史漢尙已。其書志帝紀列傳，非司馬班范諸儒所憑空杜撰者也。泰半取材於金石，可斷言也。史漢列傳諸人物，其生平皆有鼎彝；沒後皆有碑碣。第歷世久遠，毀於天災人禍者泰半。今存者如泰山諸石刻，並見於秦本紀。新莽量銘，卽爲班書律曆志所本。他如楊震馮緄陳紀劉寬曹娥諸碑，皆范書所本。其他可以補史漢之缺佚，校正史漢之謬誤者，尤不一而足。故以文論，金石之文，實爲史漢之祖。司馬班范之作，並皆取法於金石者也。

兩漢金石，多古文段借。今諸經籍所未見。蓋漢時諸經籍，未經六朝人展轉謄寫，猶存廬山真面，多古文段借之字。兩漢作者猶及見之。如聖作𠂔，猶作術，師

作師，惡作恩，忒作貳，或作貳，或作貳，響作韻，繫作契，柔作漾，地作墜，坤作𡗗，嶽作
鬱，泉作涼，或作涼，沙作望，爵作尉，其作元，答作奮，頃作廔，恢作厥，牢作宰，茅作第，
策作莢，典作箕，或作莢，量作量，快作悞，繚作績，低作侶，墮作墮，或作墮，容作空，爍
作爍，譜作謚，際作際，逖作番，哀作愠，彌作鹽，贍作檐，績作逖，或作速，靈作零，不
作，鼠作暈，蛇作虵，蚋作蝓，蟲作虫，矢作矣，弦作弦，殺作煞，牆作牆，殿作璧，崇作崇，
或作嵩，哲作喆，堵作聿，悟作寤，壹作壹，齋作齋，礙作碍，炳作炳，糲作糲，蒼作蒼，壞
作壞，形作刑，或作邢，勳作薰，袞作緄，塢作濡，邨作背，激作激，默作默，黨作黨，鄒作鄒，
鏹，釋作醴，狹作俠，拓作拓，躋作諱，歷作曆，隔作咸，鏡作竟，極作亟，寶作保，斛作匳，
毗作比，隕作賁，髻作髻，副作福，萎作畏，凶作詢，述作術，委作猷，獸作狩，矩作矩，濕
作濕，顯作顯，荒作荒，旻作顯，陰作陰，殃作央，賓作賓，氏作是，或作詆，迺作迺，億作
意，即作截，朗作朗，澁作澁，修作攸，遐作假，綱作綱，修作攸，華嶽之華作華，熒道之
熒作板，鍵爲之鍵作鍵，斜谷之斜作余，伏犧之犧作戲，皋陶之皋作皋，九皋之皋

作罽，庭堅之庭作羣，揚雄之揚作楊，黎民之黎作梨，或作藜，模則之模作幞，忠謇之忠作中，岐首之岐作技，僵仆之僵作彊，陂障之陂作波，棺槨之槨作郭，泮宮之泮作畔，沛澤之沛作埜，確乎之確作權，阡陌之陌作佰，訪邑作邴邑，險中作儉中，沈潛作沈漸，失明作失名，斑白作鬢白，優游作優晤，規渠作類渠，澹泊作湛泊，逡巡作逡遁，士人作士仁，強禦作強衙，悲慟作悲慟，日昃作日稷，奕世作亦世，或作易世，萬歲作萬載，耆耋作耆姪，疇咨作訓咨，往哉作往才，烏呼作於戲，令終作令蝠，盤桓作畔桓，離堆作離魑，公孫作公先，蓼莪作蓼儀，或作蓼義，閔隔作垓隔，愴傷作槍礪，壇墠作礪礪，簠簋作盂簋，蠶蠹作蠡蠹，拔扈作拈扈，或作拈掘，蔽芾作幣沛，蟬聯作纏纏，委蛇作禕隋，遨遊作敖姚，棲遲作緝緝，黎倪作黎儀，叶道作汁稻，娶柳作萎婁，默默作墨墨，兢兢作矜矜，恂恂作逡逡，孳孳作滋滋，堂堂作棠棠，凡此皆古文及古文段借之字。或見於經傳，或不見於經傳。其見於經傳者，得此而經義益明。其不見於經傳者，亦可補訓故之缺佚。皆有裨於小學者也。

「歸來堂中二千卷，今石止存二百餘。煙雲過眼易磨滅，可憐石壽不如書。」此繆氏荃孫題趙氏金石錄詩也。按明誠趙氏著錄所見金石，凡二千卷。其中兩漢金石自鄭三益闕銘訖郭先生碑，凡二百二十三品。趙氏後，歷代金石家代有著錄。兩漢金石，亦每減愈少。翁氏方綱著兩漢金石記一書，搜羅較富，於趙氏外稍有增益；亦不過十數。石既如此，金可知已。漢金尤不多觀。蓋西漢金石，遭王莽之亂，赤眉銅馬，烽火遍天下，擾攘三十餘年，其不銷燬於兵燹而爲柱礎磬井者幾何？今所存者，率於荒丘層土中爬羅剔抉而出。又泰半穿泐剝蝕，首尾斷爛不完。經洪文惠筆路藍縷，草創於前；清乾嘉諸老，相繼發明於後，而始可讀。然亦明晦參半。蓋考校金石若斯之難也。故欲永兩漢金石之流傳，舉今所存者貢獻於讀者，使人人得讀兩漢金石之文，是亦後死者之責也。

漢碑不著作者姓氏。如華山亭齋室碑爲衛覬作，華山堂闕碑爲王延壽作，析里橋鄩閣頌爲仇靖作，太尉劉公碑爲桓麟作，河間相張平子碑爲崔瑗作，曹

娥碑鴻臚陳君碑爲邯鄲淳作，金城太守殷君碑，爲酈炎作，一云衛覬作，老子銘爲邊韶作，皆不具姓名。惟碑末具門生故吏及刻工姓名獨詳。是何以故？是蓋頌揚功德，衆口同聲，非一人之私論。亦猶詩三百篇風雅頌，每篇皆不知作者誰何？今謂某篇爲某人所作者，由後人考據而得。秦相李斯承雅頌之遺，頌始皇功德，亦不具作者姓名。兩漢碑銘，近接斯相，遠祖雅頌，同音雅頌，當然與雅頌同例。由此可知古人作文，以道義自重。孔子曰：「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」又曰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兩漢碑銘，亦由行古之道也。

或謂漢碑多俗字，與鄒書不合。夫漢碑諸奇詭之字，誠與鄒書不合，而要不可以鄒書繩漢碑。三代以來，經傳之字，不合於鄒書者多矣；得謂經傳之字，皆俗字否乎？漢碑多具刻者姓名。此刻書者，必非尋常知書之人。西嶽華山廟碑，並具察書者郭香姓名。可見漢人重視碑刻文字如此。其諸奇詭之字，必爲三代鼎彝

竹帛所留遺。兩漢史書盛行；史書者，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。漢碑雖隸書，猶不脫史籀之遺體。故多繁複詭異，或以爲俗字者也。

漢碑釋文，始於洪文惠隸釋。後來之卓著者，厥惟亭林金石文字記，覃谿兩漢金石記二書，考覈較精。蘭泉王氏金石萃編，羅列衆說，搜羅宏富，空前之鉅製也。繼起者，如陸氏八瓊室金石補正，張氏二銘草堂金石聚根據經史，頗多校正，亦佳作也。至於林侗之來齋金石刻考略，純根老人之金石存等書，則自鄧以下，不足觀也已。要之金石之學，非有十年小學考據之功者，不能道。不明六書段借而道金石者，皆門外漢也。是故金石之學，必自研求古籀始。

古文之有段借，良由造字之初，字少而不足於用，遂取同音代替。自三代以來，文字代有增益，至於兩漢，可謂備矣。漢碑文字，何以不用正字而偏用段代？是蓋當時風氣使然。三代官書竹帛，皆在天子。經師傳習，多由口授。方言不同，音讀遂殊。此漢人說經所以有傳注也。段借沿習既久，遂成自然。在作者信手書來，固

非有意弔詭；而在讀者人人共曉，並不覺其堅深。今經史典籍泰半改用正字，無取段代。兩漢段代之字，人少寓目。雖極尋常，或竟不識。此讀漢碑所以必有資於訓釋也。苟讀漢碑者日衆，則漢碑段代之字，亦不難通行於天下矣。

碑誌與列傳不同。其所以異者，一則以史筆直叙其事；一則以辭藻經緯其事；體例之分在此。唐宋人作碑誌而流爲論序傳狀者，大氏不明此例耳。列傳重世系，而碑誌尤重，如蕩陰令張君碑，冀州從事張君碑，三老袁君碑，鴻臚陳君碑，衛尉衡君碑，山陽太守祝君碑，巴郡太守樊君碑，金鄉長侯君碑，皆於世系特詳。漢人如司馬遷自叙，班固揚雄自叙，王充自叙，亦皆詳溯本原。蓋三代譜牒，至漢猶存；兩漢士大夫，家皆有譜，行皆有狀；行狀皆其門生故吏爲之，既葬之後，其門生故吏爲作碑誌，史官根據其行狀碑誌作列傳，故其事皆翔實不虛，有三代之遺意焉。

方望子文章緣起補注云：「劉勰曰『碑者埤也，上古帝皇始號封禪，樹石

埤岳，故曰碑。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，秦始刻銘於嶧山之巔，此碑之所從始也。然攷士昏禮『入門當碑揖』，注云，『宮室有碑，以識日景知蚤晚也』。祭義云，『牲入麗於碑』，注云，『古宗廟立碑繫牲』，是知宮廟皆有碑，以爲識景繫牲之用。後人因於其上紀功德，則碑之所從來遠矣。後漢以來，作者漸盛，故有山川之碑，有古迹之碑，有土風之碑，有城池之碑，有宮室之碑，有橋道之碑，有壇井之碑，有神廟之碑，有家廟之碑，有託物之碑，皆因庸器漸闕而後爲之，所謂以石代金，同乎不朽者也。故碑寔銘器，銘實碑文，其序則傳，其文則銘，此碑之體也。又碑之體主於敘事，其後漸以議論雜之，則非矣。」

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記郎中鄭固碑云：「此碑上有一大孔，漢碑多如此。劉熙釋名『碑被也，本葬時所設也，施鹿盧以繩被其上，引以下棺也，臣子追述君父之功，美以書其上，後人因焉，故兼建於道陌之頭，顯見之處，名其文就謂之碑也。』此後漢時人所見云爾，不知周時固有碑矣。檀弓『公室視豐碑』，注云，

『豐碑斲大木爲之，形如石碑，於槨前後四角樹之，穿中於其間，爲鹿盧，下棺以繚繞。』正義曰：『繚，卽紼也。鑿去碑中之木令空，於空間着鹿盧，鹿盧兩頭各入碑木，以紼之一頭繫棺緘，以一頭繞鹿盧，旣訖，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，聽鼓以漸卻行而下之。』喪大記：『君葬，用輶四紼二碑，大夫葬，用輶二紼二碑。』又曰：『凡封，用紼去碑負引。』注云：『樹碑於壙之前後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，輓棺而下，此時棺下窆，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，負引舒縱之，備失脫也。用紼去碑者，謂縱下之時也。』此劉熙所指葬時施鹿盧下棺之碑也。聘禮：『賓自碑內聽命。』又曰：『東面北上，上當碑南。』注云：『宮必有碑，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。凡碑引物者，宗廟則麗牲焉，以取毛血，其材宮廟以石，窆用木。』祭義：『君牽牲旣入廟門，麗於碑。』注：『麗，繫也。謂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。』雜記：『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。』此注家所指在宮廟之中，一爲賓揖之碑，一爲麗牲之碑者也。碑之字本從石，窆用木者取其便於事也。其見於西漢人之書者，淮南子：『盧敖見若士遯逃』

乎碑。』注曰：『匿于碑陰』是也。孫何碑解曰：『何始寓家於潁，嘗適野，見荀陳古碑數四，皆穴其上，若貫索之爲者。問故起居郎張公觀。公曰：此無足異也。蓋漢去聖未遠，猶有古豐碑之象耳。後之碑則不然矣。予見漢碑皆高不過今之三尺餘，可用以麗牲。以木爲之，可用以引棺。今既失其穿中之制，而碑之高大乃無限度，與古人之碑名同而體異也。』

綜上二說，可見古者碑制與其用，及古今沿革之不同。余按古帝王封禪紀功德之碑，自三代至秦，謂之刻石。三代之所謂碑者，用以識日景，或用以繫牲及下棺而已。余謂古者下棺之碑，必有文字，紀死者姓名爵里，蓋即銘也。其書於旗者，謂之明旌；明旌所以表柩，碑則所以表壙。（鄭注喪大記云：「樹碑於壙之前後。」故知碑所以表壙。檀弓注云：「豐碑斲大木爲之，形如石碑，於檀前後四角樹之。」按說文云：「椁，葬有木郭也。」是椁在壙中，故彼云椁，此云壙，其實一也。）亦用以下棺。既葬之後，樹於墓側，亦用以表墓。其初必用石，後始改用木。至